4.3億人迷上「免費短劇」欲罷不能

新聞熱話

晚上八點，阿晴躺在床上點開短劇，本想看一集，但從「每集結尾卡鉤子」中回過神時，已到深夜；貝先生則認為「套路雷同」，罵短劇「降智」，但身邊家人都在追。近期內地免費短劇平台App「紅果」大熱，截至今年9月，紅果用戶規模達4.3億，日均使用時長達98分鐘。

屏幕後，AI正讓劇本、分鏡、畫面和配音等製作環節加速，一季度上線微短劇12.8萬部，AI劇佔95%以上。短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，吞下本屬於睡眠、閱讀與閒談的時間；而在「免費」的表象之下，平台握着分賬與流量，製作方成了「燃料」，觀眾以時間換免費，創作者則以睡眠、算力和未知的回報，替這份「免費」墊底。

大公報記者　曾萍



▶內地免費短劇平台「紅果」大熱，截至今年9月，用戶規模達4.3億，日均使用時長達98分鐘。圖為大人小孩都愛刷手機。　中新社



◀「紅果」一季度上線微短劇12.8萬部，當中AI劇佔95%以上。　屏幕截圖

記者所在的「短劇搭子」微信群有254人，學生、白領、寶媽都在裏面。白天，有人遞來新劇鏈接，有人拆劇情、評演員；到了深夜，群裏仍不時跳出新消息。短劇在這裏不只是一個人消磨時間的消遣，也成了大家一起追、一起聊的話題。

財經博主老周原以為自己足夠理性，卻也陷進了追劇的節奏。他在社交平台寫道，自己「癡迷得晚上睡不着，刷到凌晨三四點」，熬夜後覺得「體弱、抵抗力下降」。他甚至給各種癮排了序：街機、網吧、煙等都不如AI短劇，「影視劇、網絡小說在它面前黯然無光」。最後，老周鄭重寫下「必戒」，決定戒掉短劇癮。

每集結尾留「鉤子」觀眾停不下來

劉女士把這種「上頭」拆解得更清楚，她寫道：沒有冗長鋪墊，開場就是衝突，每集結尾卡鉤子，幾十秒一集，情緒刺激源源不斷，「不知不覺，時間就被吃掉了」。她還提到了蔡加尼克效應。上世紀20年代，心理學家蔡加尼克發現，被打斷的任務比做完的更容易被記住，未完成的事會在心裏留下一個沒閉合的環。短劇每集結尾不給結局，只給半個動作，門被推開，電話響起。觀眾點下一集，不是因為這一集好看，而是因為這一集沒看完。

劇情隨時反轉 看客不用思考

可這套機制只解釋了「停不下來」，解釋不了另一件事：為什麼同一個屋簷下，有人罵，有人追。貝先生就是被勸退的那一個。他下載紅果點開幾集，故事大同小異：傭人、司機或保姆佔了主人的房子和車子，主人回家反被打罵，直到警察趕來才沉冤昭雪。他看了兩眼，就把App刪了。可他發現，妻子、岳母、妻妹全都在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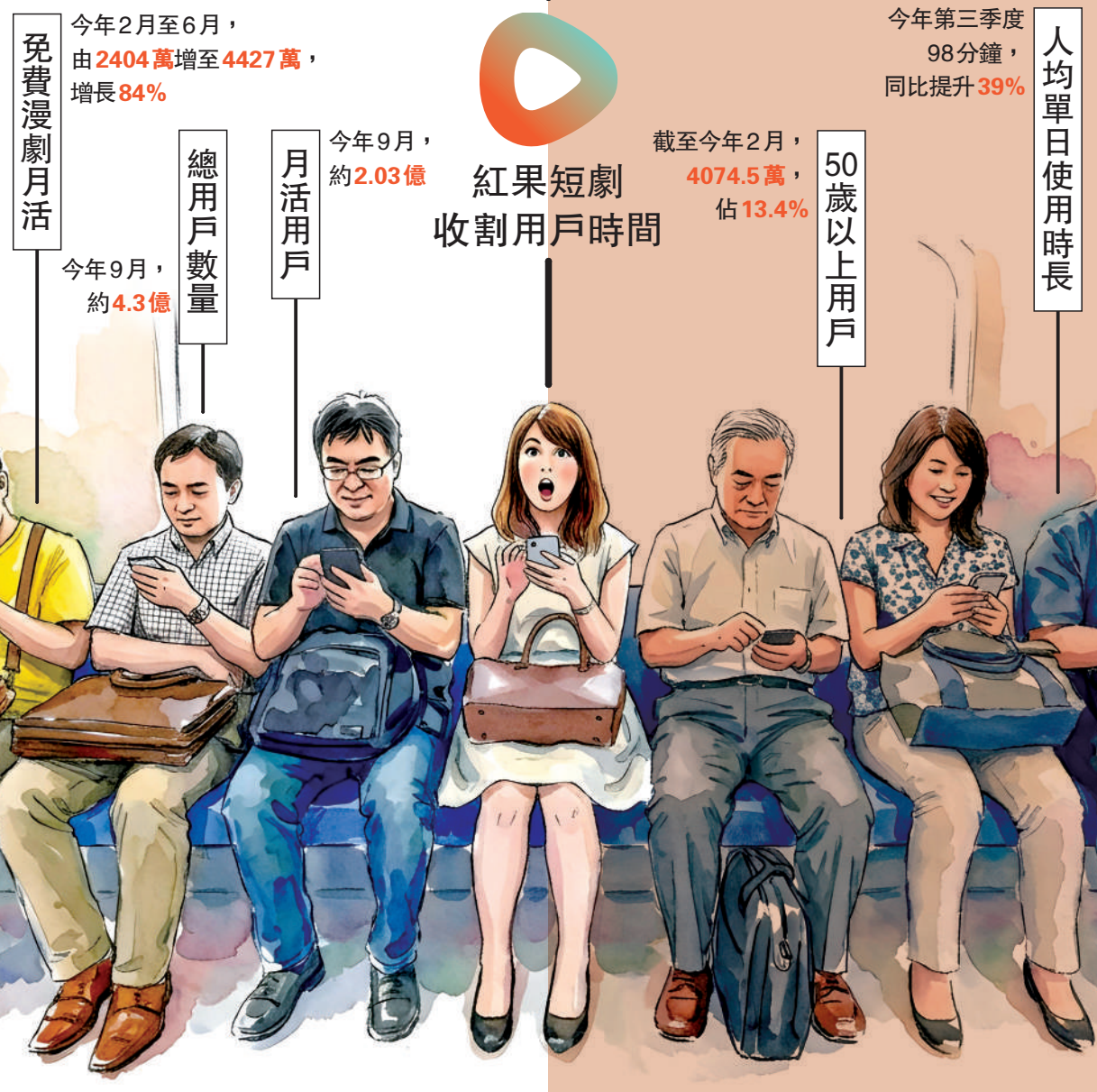
貝先生罵的是內容：套路雷同，壞人壞得誇張。迷上刷劇者買的是體驗：不用思考，不用花錢，隨時有下一個反轉。罵與追並不矛盾，因為被交易的從來不是劇情，而是那幾十秒一次的情緒代償。而這筆生意，平台早已算得很清楚。

「免費賬」以用戶時長換廣告收入

這股熱潮有清晰的數據輪廓。QuestMobile報告顯示，截至2026年9月，紅果免費短劇用戶規模達4.3億，首次超過豆包的4.19億，成為抖音集團內僅次於抖音的應用。時長上，極光月狐數據顯示，紅果第三季度人均單日使用時長98分鐘，同比提升39%，超過騰訊視頻的65.9分鐘和芒果TV的65.7分鐘。用戶結構同樣值得注意：移動互聯網46歲以上用戶佔比已突破四成，「大人看通宵」並非個例。

免費模式降低了觀看門檻，但這筆「免費賬」算在平台與製作方之間。平台以用戶時長換廣告收入，再以分賬和補貼採購內容，觀眾則以觀看時間參與其中。但製作成本下降不代表創作者更容易獲利：作品增加的同時，爭奪流量的競爭也可能推高推廣成本。

據中國網絡視聽協會，內地一季度上線微短劇12.8萬部，AI劇佔95%以上；上半年抖音端原生AI短劇新增22萬部。單集成本降到100至3000元，最快一周交付；真人短劇單部仍要十萬元級。但22萬部裏，播放破億的只有1055部，佔0.48%；其餘構成內容庫的分母。



大公報AI製圖　　大公報記者曾萍整理

一天製作五十集 押注運氣「撞」爆款

創作風險

在一個68人的AI漫劇交流群裏，有人剛發問「現在還有搞頭嗎」，很快收到幾種回答：「漫劇已經沒啥搞頭了」「累死人賺錢少」；也有人說，自己把它當副業，想靠運氣起號，卻發現「燒Token」也要花錢。群裏聊着模型、製作和機會，最常出現的，還是一個現實問題：做出來之後，能不能賺到錢？

1999年出生、影視專業碩士畢業的小凱在杭州從事AI短劇創作，他在社交平台寫道，全組凌晨三點爬起來蹲點跑圖，只為模型不排隊。他表示，這行拼的是手速和產量：一天往平台上甩五十集，賭哪一集能撞上好運。算法說什麼點讚高，大家就一窩蜂照着抄；熬半個月摸出的小技巧，第二天就被盜版課扒光，唯一的「護城河」，是誰更能熬夜。

抖音端原生AI短劇上半年新增22萬部，播放破億的1055部；若以5000萬播放為回本參考線，能回本的不足1.3%。國內AI漫劇承製方，一季度從1216家降到698家。還有一層更實際的風險：政策在變，費心一兩個月做出來的劇，可能因為上不了架砸在手裏。

有人問他，那你怎麼還在這行？他說，自己也在「騎驢找馬」。觀眾以時間換免費，創作者則以睡眠、算力和未知的回報，替這份「免費」墊底。屏幕兩端，沒有誰真的不用付賬。



▲截至11月9日，「紅果」短劇熱播榜前3名均為AI劇及AI漫劇。　屏幕截圖

訛病與刷量之間 需劃清監管底線

記者手記

採訪期間，我同時待在兩個微信群裏。一個是254人的「短劇搭子」群，白天有人遞來新劇，深夜還在聊劇情。另一個是AIGC交流群，有人隨口問了一句「還有搞頭嗎」，很快有人回了六個字：「累死人賺錢少」。兩個群站在同一個行業的兩端：一端在追，一端在做，都在熬夜。我寫過老周刷到凌晨三四點，也寫過AI導演凌晨三點爬起來蹲點跑圖。這兩個凌晨三點，隔着一塊屏幕，互不相識。

採訪裏，我反覆遇到同一個場面：每個人都有自己「罵」的對象。觀眾罵劇情降智，創作者罵內捲。這些聲音放在一起，短劇就不只是屏幕上的幾個反轉：它既是觀眾短暫逃離日常的入口，也是創作者試着謀生、又擔心被下一輪競爭甩下的工作。「免費」讓點開一集變得很容易，卻沒有讓這門生意變得簡單。觀眾花掉的是時間，創作者投入的是工具、勞動和等待結果的成本。只是這些付出不在同一張賬單上：觀眾看到下一集，製作方看到下一筆投入，平台看到的又是另一組數據。

AI把做出一部劇的成本壓得很低，卻沒有壓低「被看見」的成本，也沒人替觀眾的時間標價。罵聲和刷量之間，監管需要劃清底線，平台也該把推薦和分賬規則講明白。而這門生意能不能長久，最終要看平台願不願意為流量之外的責任買單。

「有質感短劇 必須由人來完成」

AI席捲

三秒，一部短劇已經完成第一次反轉：耳光落下，身份揭穿，屏幕外有人叫好。同樣的三秒，19個人正圍着一盞燈，反覆調光。在以「停不下來」論英雄的短劇市場裏，AI把做劇的門檻壓到前所未有的低，幾句提示詞就能生成一集。但一部作品能不能讓人記住，仍要回到故事本身：人物為什麼這樣做，情緒是否有來處。



▲乘客在列車上看手機，消磨時間。　新華社

白翌驊來自傳統影視行業，如今監製着公司的多部AI短劇。AI能不能做出好劇？他回答得很乾脆：AI只是輔助，真正有質感的片子，必須由人來完成。鏡頭語言、故事情節、人設節奏、場景設計、內容情緒，共同構成的視聽語言非常複雜，AI最多幫人少寫些提示詞。

對於「量」壓過「質」，他並不意外：行業前期必然野蠻生長，劣幣驅逐良幣，規則慢慢制定後才會回到好的機制裏，「十年前的網絡劇不也是這個樣子」，只是這期間，真正做內容的人會很痛苦。例外已經在出現。那部19個人圍着一盞燈拍出來的《盛夏芬德拉》，上線四天播放破10億，豆瓣7.5，分賬1600萬元。今年上海電視節白玉蘭微短劇論壇上，它被評為「年度優秀微短劇」。

規則也在補位。今年4月，紅果一次下架3522部低質AI劇；9月1日《微短劇發展管理辦法》施行，明確不得使用誘導用戶沉迷的算法模型。好短劇的標準，也許不在「停不下來」，而在AI做完那一部分之後，有沒有人為它負責。

責任編輯：肖泓宇　美術編輯：馮自培